

禪師文集概說

杜潔祥

——「禪門逸書初編」編印說明——

內集 外集

禪師的著作一向有內、外集的分別，凡是有關明心見性、探討本源的，都歸入內集，稱做「語錄」、「壇錄」，如「六祖壇經」、「宗鏡錄」、「古尊宿語錄」等，這類著述在大藏經中保存了很多，歷來很受重視，是研究禪宗思想的骨幹。其他關於修齊治平，利人淑世的，則歸入外集，以禪師個人的文集為大類，如「寒山詩集」、「全室外集」、「紫柏大師別集」等，這類著述不僅大藏經中收錄的很少，在當時也流傳不廣，能够在今天找到舊刻本，已是相當不容易了。「禪門逸書」初編，便是以外集為對象，搜輯了四十種幾近絕版的禪師文集。從藏經編纂史來看，這樣的搜集正是繼承藏經編纂的遺意，可以彌補前人所見未廣，以致刊載未及的遺憾！因為大藏經的編纂，到了明代有一個很明顯的趨勢，便是在「此土著述」類中大量的編入當代人的著作，如「南藏」、「北藏」刊刻之後，又增刊了四十一函續藏，「嘉興藏」後又附以續藏、又續藏，其間所增八九皆為此土當代的語錄。此時，一向被摒棄於藏外的禪師文集，才開始陸續的入藏。這種廣搜博採的觀念，當然含有民族本位的色彩，所以日本佛教界師此遺意，編刊了以量取勝的「正續集」，也收進了幾位明代禪學大師的文集。然而，經過了廣泛的搜集之後，我們對於以上藏經的收錄還是覺得有待補充，尤其進一步瞭解了外藏的重要性後，更覺得有出版宣揚的必要。

大藏經裏的禪師文集

「北藏」收錄宋·契嵩撰「鐔津文集」十九卷，是大藏編收禪師文集的開端。此下的「嘉興藏」（或稱「徑山藏」）又收了六種，即宋·德洪「石門文字禪」、明·真可「紫柏大師全集」、明·德清「憨山大師全集」、明·道開「密藏遺稿」、明·智旭「淨信堂初集」、清·弘贊「木人

剩稿」。日本所編「正續藏」又增收五種，即宋·智圓「閑居編」、宋·遵式「金園集」、「天竺別集」、宋·道詢「芝苑遺編」、宋·元照「芝園集」。以上十一種書，「正續藏」所收的五種流傳已久，尋覽較易，而「嘉興藏」的六種，紫柏和憨山的文集已有單行本問世，且亦收入「正續藏」，所以沒有收入編中。「淨信堂初集」及「木人剩稿」只有存目，原刻本已經散失。「石門文字禪」的嘉興藏刻本也已經遺逸，不過民國以來另有幾種別本刊行，即常州天寧寺重刻本、四部叢刊影宋鈔本、武林往哲遺著本、四庫全書鈔本等，此書在禪學史上有相當的地位，因此收入編中。「密藏遺稿」雖然藏中猶存，可是流傳不廣，加以大藏經卷浩瀚，學者是很難注意到它的。浪杖人道盛禪師序中說：「至闕遺編，雖是為刻藏因緣，與妙峯、憨山諸大尊宿及陸五臺、馮開之諸大老書割，其中多自叙參學及就事，隨機激揚啟發，非忠君愛國之微，即本分生死之事，或拈提向上機關，或指點今時利害，刀刀見血，殺活有神，誰謂此公非了手人，非登壇士？其語非說法拈頌為，不可視如今時雜出之語錄。」道盛的看法，正可以為「禪門逸書」的出版做一個註腳，因此我們也把「密藏遺稿」收進編中。

此外，明萬歷間蘊空禪師著「大明釋教彙目義門」，著錄了四種，為各版藏經所無，即元·圓至「筠溪潛集」、明·宗泐「全室外集」、明·方澤「冬溪內外集」、明·景隆「空谷集」。其中「空谷集」原著錄三十卷，今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只有三卷，却是一個全本，卷上、中題為「尚直編」，卷下題「尚理編」。「義門」空谷集注云：「右集空谷禪師示徒答問詩序銘說題贊書記等。」另著錄有「尚直尚理編」二卷，注云：「力辯朱晦菴曲排佛法。」可見中央圖書館的「空谷集」三卷本，另名「尚直尚理編」，與三十卷本的「空谷集」是不一樣的。今日日本京都大學藏有鈔本七卷，可能就是原書的一個殘本。此書於禪學與理學關係的研究極有價值，我們希望有機會能從日本影印回來。

其他三種，「全室外集」存於四庫全書，中央圖書館則藏有明末毛氏

汲古閣刊本「筠溪牧潛集」及隆慶刊本「冬谿外集」。全室宗泐明初主持天界寺，洪武十一年奉使西域求經，歷三年始還，是明代佛教史上地位鼎重的高僧，另著有「西遊集」一卷，是奉使求經時道路往還所作，此書名外集，想來應有內集，可惜都已經散逸。

圓至字牧潛號天隱，四庫提要云：「禪理外頗能讀書……自六代以來，僧能詩者多，而能古文者不三五人，圓至獨以文見，亦縉流中之卓然者。」此集卷一詩、卷二銘序、卷三碑記、卷四序、卷五書、卷六雜著、卷七榜疏。碑記中「平江府陳湖積砂延聖院記」，即記載「積砂藏」所出延聖院的歷史，是極爲可貴的史料；雜著中「書朱元晦與蔡季通手帖後」（文見樣張），對於朱熹篤信地理風水頗有責詞，研究理學的人應該看看。景隆禪師「尚直尚理編」文後，亦附有天隱和尚此文，可見是禪家常引來對抗理學家的一篇妙文。此書「四庫全書」及「武林往哲遺著」均有收錄，本編採用後者。「冬谿內外集」，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有全本四卷，中央圖書館所藏僅有外集二卷，以搜訪不易，今先以外集編入刊行。

藏外的禪師文集

以上是我們對於大藏所刊行及所著錄的禪師文集的瞭解。至於藏外的文集究有多少呢？目前我們從臺灣各公私立圖書館及各種叢書中，已理出了近百種，「禪門逸書」初編所選印的四十種，大致上皆是全本，而存於各種叢書中的多爲選本。我們打算再做一個工作，即是從「佛書解說大辭典」中去瞭解日本所藏中國禪師文集的情形，凡日本藏有全本的，盡量編印全本，試舉一例：清·今釋（澹歸）著「遍行堂集」，因涉及上諱而被禁燬，牽連甚廣。民國初年上海國學扶輪社排印出十六卷，現藏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而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有四十九卷的全本，我們擬待從日本影印後再編印刊行。日本另藏有元·大圭「夢觀集」二十四卷，四庫提要云：「其集本二十四卷，首爲夢法一卷、夢偈一卷、夢事一卷，次爲詩六卷，次爲文十五卷，所謂夢法、夢偈、夢事者，皆宗門語錄，不當列之集中，其雜文亦多青詞疏引，不出釋氏本色，皆無可取……今刪除其夢法等卷，併刪除其雜文，惟錄古今體詩，編爲五卷……其三乘宗旨，聽釋氏之徒自傳之，固不必爲彼法計也。」四庫館臣是不喜浮屠的，其去取自有立場，可是佛教界並沒有保藏此書，僅存的五卷，亦賴四庫才得以傳衍。研究元史及禪學的學者，早以未睹全本爲憾，今先印出五卷，補足全本則有待他日了。

以下所列，是在「禪門逸書」初編以外，對於臺灣公藏禪師文集的一

個輯目：

（唐）
無可詩集

（宋）

慈受禪師詩

吳山詩錄

雲菴集

雲泉詩集

希旦禪師詩

（元）

恕中和尚稿

凝始子稿

梅堂山居詩

澹居稿

（明）

金山集

楚石大師北遊詩

林樾集

半峯集

（清）

徧行堂集

龍潭集

借庵詩鈔

冬關詩草

月輝詩存

旃檀閣詩鈔

柏支亭稿

互禪偶存草

擔當遺詩

隨扣詩草

片雲行草

（唐）
宇昭禪師詩

九僧詩

紀行集句詩

天如和尚集

不繫舟集

古鼎外集

一愚集

碧山堂集

寒拾里人稿

秋潭老人黃葉庵詩稿

空華集

雪江集

魯山集

泰山石堂老人文集

南菴詩

秋屏詩存

小綠天庵遺詩

芥航詩存

蒼雪和尚南來堂詩集

懶餘吟草

梅柳詩合刻

龍華院稿

龍藏山人贖草

寄禪遺詩

慧海小草

小浮山齋詩

雪牀遺詩

藕華園詩

禪與詩

禪師的文集在形式上與文人的文集並無不同，如詩、序、疏、記、銘

、傳、書牘等，禪師的文集也都具有，比較特殊的是，自神秀、惠能以來，禪宗喜歡以詩偈來抒寄禪道，同時也由於詩的含蓄最適宜附禪境，詩詠遂成爲禪師文集中最多的體裁。禪與詩的關係，歷來論說的人不少，如：

「學詩當如初學禪，未悟且遍參諸方，一朝悟罷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韓駒贈趙伯魚詩。

「學詩渾似學參禪，竹榻蒲團不計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閒拈出便超然。」——吳可學詩詩。

「學詩渾似學參禪，要保心傳與耳傳，秋菊春蘭寧易地，清風明月本同天。」——趙蕃和吳可學詩詩。

「學詩渾似學參禪，悟了方知歲是年，點鐵成金猶是妄，高山流水自依然。」——龔相學詩詩。

「詩爲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元遺山。

禪的經驗與詩的經驗相同，甚至可以说禪即是詩，詩即是禪，禪所以與詩相同，是因爲兩者出於同樣的心性，禪家稱爲「自性」，詩家則稱爲「志」。同時禪與詩都是性情的流露，禪家與詩人，都是至情中人，所以潘是仁「石屋禪師山居詩引」說：「詩僧不解禪，總於道業無裨；禪僧不作詩，亦是慧心未徹。」禪與詩的關係雖然如此密切，可是歷來唐宋元明禪家的詩通行至今的，除「元詩選」收錄較多以外，不僅彙錄的少，單行的更少。「禪門逸書」初編四十種，便有三種總集，十八種別集載錄的全是禪詩。茲畧說明如下：

古今禪藻集，明·正勉編，上起於晉下迄於明，按時代的順序編類文體，共收錄了三千首禪詩，可以說是至今禪詩的最大集成。

禪月集，唐·貫休撰，此書早已斐聲詩壇，民國以來的畫家更常以「禪月人物」爲畫題。日人小林太市郎撰有「禪月大師之生涯和藝術」一書，四庫提要且云：「書籍刊版始於唐末，然皆傳布古書，未有自刻專集者……自刻專集，自是集始。」可見此集在學術上的重要。

杼山集，唐·皎然撰，皎然名清晝，當時俗諺云：「越之澈洞冰雪，嘗之晝能清秀。」澈係指靈澈，「唐四僧詩」中已收其集。「宋高僧傳」云：「晝清淨其志，高邁其心，浮名薄利所不能啖，唯事林巒與道者遊。」唐僧詩集流傳迄今，只有「杼山集」、「禪月集」、「白蓮集」三種，一般號爲「唐三高僧詩」，今併以收入編中。

祖英集，宋明覺禪師重顯撰。四庫提要云：「重顯戒行清潔，彼教稱爲古德，故其詩多語涉禪宗，胸懷脫洒，韻度自高，隨意所如皆天然拔俗。」

參寥子集，宋·道潛撰。道潛號參寥子，爲人落落不俗，傲僻寡合。吳可「藏海詩話」云：「此老詩風流蘊藉，諸詩僧皆不及。」北磻詩集，宋·居簡撰。四庫提要云：「第以宋代釋子而論，則九僧以下，大抵有詩而無文，其集中兼有詩文者，惟契嵩與惠洪最著。契嵩鐔津集好力與禪者爭是非，其文博而辨，惠洪石門文字禪，多宣佛理，兼抒文談，其文輕而秀。居簡此集，不摭拾宗門語錄，而格意清拔，自無蔬筍之氣，位置於二人之間，亦未遽爲蜂腰矣。」日本圖書寮藏有彼邦室町時代刻板的「北磻全集」十九卷，凡文十卷、詩九卷。文集十卷名「北磻集」，已收入本編。至於詩集，我們採用的是中央圖書館藏朝鮮舊刻本，只有五卷，不知是否爲全本？

石屋禪師山居詩，元·清瑛撰。元代禪僧的詩集不少，「元詩選」即收錄了十家，可惜皆爲選集，全集恐久已散佚。石屋的山居詩可謂爲元詩白眉，明清以來常以石屋並擬寒山。禪門則視其詩爲偈，因此編入語錄，與內集並列，在大藏的體例中這是非常特殊的，因爲以寒山的知名，「寒山詩集」猶在藏外，可見石屋的詩多應受到禮敬！

雪浪續集，明·洪恩撰。洪恩號雪浪，于右任嘗推雪浪爲明代僧詩第一。萬曆間朗道人沈顥序云：「今日讀雪浪恩公詩，詩耶？禪耶？非詩非禪，亦詩亦禪耶？……故其所傳詩，吾不得以詩測……悅者謂頭上拈來，法法上寫就，不知公畢生不曾下隻字也。」日本京都大學另藏有抄本「雪浪集」一卷。

石頭庵寶善堂詩集、石頭庵集，明·如愚撰。如愚號石頭和尚，從雪浪學詩，常以俚語雜入吟唱，奇險憤慨，不作禪語，時人甚爲詫奇，晚年竟以謗師被同門驅逐。另著有空華集、飲河集、上啼集等。曹學佺序云：「愚公詩古體有氣力，五言律奇而險，顧多慷慨悲憤之句，不作禪語，所以爲佳，僧家詩苦入禪語，是猶縉紳家有富貴氣，秀才

有舉業氣也。」

民國以來談禪論詩的學者常繞著嚴羽的「滄浪詩話」立論，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如此，錢鍾書的「談藝錄」也是如此。然而真正禪僧所作的禪詩却一直乏人搜集整理，我們相信，這些禪家詩集的彙合刊行，有助於當今詩學的賞析，更能使我們對於禪的別調有較深的契悟。

最後我們所要強調的是：禪師的文集更保存了大量禪學史的資料，尤其禪師與儒者來往的序、跋、書牘，可以看出禪學與理學交涉的消息，這是中國哲學史上最引人注意的題目，而歷來專研的學者却很少從禪家的觀點出發，希望這套「禪門逸書」的出版，可以稍微彌補這個大憾！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月十五日 識於明文書局編輯部